

那一剑的风情

古 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 龙

那一剑的风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郭宝臣
封面设计：秦龙

那一剑的风情
Nayijian De Feng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5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2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1,500

ISBN 7-02-001459-3/J·1916 定价 7.90 元

怒剑初出，山河失色
狂花初露，冠绝群芳
剑气千幻，风云起
红裙百战，人断肠
在山之巅，在剑之芒
血花飞舞三千尺，生死一弹指
在那月冷如银的晚上，
却只希望能寻得一片静静的落花
将万古寂寞，与我的笔同藏

目 次

不是前言	1
也是前言	8

第一部 狂 花

雨中论酒	9
神秘的传说	17
又见杨铮	26
藏花的荒谬	38
情人的魅力	52
藏花的奇遇	66
失去了一天	86
她想通了	99
网中的鱼儿	120
传神医阁	139
一加一等于二	151
罂粟的传说	168

第二部 又见离别

江湖人	183
平凡的人	186
离别钩的无奈	194

还是无奈	206
十三把薄刀	219
三弦的哀怨	241

第三部 错?错!错?

弹三弦的老人	253
杨铮吃的那一包药	279
天地搜魂针	295
血鹦鹉	308
第十五剑	332
太平屋的秘密	346
传神医阁的秘密	360
黑妞盐浆	377

第四部 第十五剑

石屋里的狄青麟	387
花舞语的情	403
又是一段无奈的情	424
和夜一样黑的剑	443

第五部 怒剑·春怒

竹屋里的事	459
艳阳天的血案	480
磨刀的老人	488
第三把剑	496
手中的剑 手中的命运	502

第六部 决 斗

石屋门外的等待	507
那一剑的浪漫	515

不 是 前 言

一间斗室，一盏孤灯，一壶酒，一位智者，一位少年。

“离别通常是为了相聚。”智者喝口酒。“没有离别，怎能有相聚。”

“没有相聚，又怎能有离别？”

“是的。”

“杨铮的钩，是为了要和他所爱的人永远相聚，所以才名为离别。”

“是的。”

“那么狄青麟的那柄其薄如纸的刀，又叫什么？”

“有影无踪、有形无质、其快如电、柔如发丝，那柄其薄如纸的刀，就叫温柔。”

“温柔？那柄杀人的刀居然叫温柔？”

“是的，因为那柄刀在杀人时，就像情人的拥抱。”

“邵空子以万君武拿来的千年寒铁打造了温柔，然后被应无物用一本残缺的古人剑谱换去了。”

“那本剑谱左面一半已被焚毁，所以剑谱上的每一个招式都只剩下半招，根本无法练成剑术。”

“就因为有了残缺的剑谱，才有那把离别钩。”

“是的，邵空子以蓝大先生的那块神铁精英打造出残缺而变形的离别钩。”

“以残补残，以缺补缺，有了那本残缺不全的剑谱，才会

有这柄残缺不全的剑，难道这也是天意？”

“也许不是天意，也许这就是邵师父自己的意思。”

“既然有了刀和钩，是不是应该还有一把剑？”

“是的。”

“有剑，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江湖传说，邵空子因为没有把蓝大先生的那块神铁精英炼成剑，所以才不惜以身相殉，其实那是错的，邵师父以身相殉，为的不是那柄钩，而是第三把剑。”

“哦？”

“当温和柔离别问世后，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要邵空子将铸刀和铸钩的残铁融合，再加上当年太行山最悲壮的那一战中烈士的鲜血，然后铸造出那第三把剑。”

“那是把什么样的剑？”

“怒剑。”

“剑名为怒？”

“是的，因为那把剑铸好时，剑身上的纹路乱如蚕丝，剑尖上的光纹四射如火，而且在那把剑刚出炉时，天地神鬼皆怒，苍穹雷声怒吼，春雨提早了半个月。”

“剑出炉，春雨就提早下了？”

“是的，所以怒剑又名春怒。”

“那把剑如今又在何处？”

“这把剑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就像是个天生畸形的人，生来就带有戾气，所以剑一铸好，邵师父不惜以死相殉。”

“他埋葬了那把剑，又埋葬了自己？”

“是的。”

“葬在什么地方？”

“一个可怕的地方。”

也 是 前 言

狭小、昏黯、阴湿、毒虫横生的天牢。

又瘦又小、又脏又臭、双腿残废、还不时咳嗽的老人。

九月的阳光虽艳却温柔，她轻柔地从天牢气窗外斜照进来，把咳嗽老人的影子，轻柔地投影在地上。

老人用双手撑起身体，拖着双脚，在地上绕圈子地爬行着。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运动和娱乐。

拖着毫无知觉的双腿，在粗糙的岩石上擦着、磨着。

看着自己腿上的皮肉绽开，血液畅奔，这老人的眉宇间隐隐透出一种快意，一种残酷的快意。

——肉体上的伤痛，有时岂非也是种发泄。

一种自我虐待的发泄。

空中有一片落叶在秋风中挣扎飘荡着，似乎在找寻着自己的归处。

——落叶尚知归根，浮游异乡的浪子们，你们可找着了归处？

落叶穿过阳光，从气窗飘进，无力地飘落在老人面前。

仿佛它也知道，这老人的生命已将结束，所以赶来和他做个伴。

落叶已知秋，老人可知道今天是 he 在这天牢七年来的最后一天了？

老人凝视落叶，落叶枯黄。

老人憔悴、衰老、疲倦的脸上，忽然露出种又虔诚又伤感的神色，淡淡地说：“天上地下，再也没有任何事能比死更真实。”

老人叹息，轻轻地将落叶拾起，轻轻地放入怀中，轻得就宛如情人的拥抱。

寂静的长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老人不语。

脚步声渐近、停止。开锁的声音清晰而响亮地在牢中回荡着。

落叶纷飞，“秋决”已到，老人的脸上并无恐惧之色，有的也只是那么一丝丝无奈。

开锁的官差领头在长廊上走着，狱卒一左一右地架着双腿残废的老人在后头一步一步地跟着。

长廊凄凉而庄严，咳嗽老人脚上的链铐不时地与石板发出磨擦声。

那种声音就宛如老鼠临死前的尖叫，听起来是那么令人心惊。

当他们一行人走至长廊中段时，领头的官差突然回身蹲低，他的双手中不知何时已多出了两根细长的尖针。

他快而准地将尖针刺入老人残废的小腿之玉泉穴。

两名架着老人的狱卒还搞不清楚什么事时，已被持针的官差打倒了。

本已残废的老人竟然因两根尖针刺入而站着。

一股黑血由玉泉穴涌出，顺着尖针而滴落在石板上，持针的官差静静地望着老人。

咳嗽老人苍白的脸上逐渐地红润了起来，腰也逐渐地

挺直。

他忽然振起双臂，然后就听到一连串爆竹般的声音从老人身体里响起。

憔悴疲倦咳嗽的老人仿佛已不见了，而站在那里的人，是一个脸上带着冷冷淡淡、似笑非笑表情的人。

持针官差忽然抽出一柄刀，一柄其薄如纸的刀，一柄有着淡蓝色光芒的薄刀，恭敬地交给老人。

淡淡蓝色刀光映在老人脸上。

就在握住刀的这瞬间，老人恢复了往日视功名富贵如尘土，却把名马美人视如生命的世袭一等侯狄小侯狄青麟的样子。

淡淡刀光，淡得就仿佛雨后高挂夜空的那一轮弯月。

刀不动，狄青麟也不动。

除了他的眼睛外，他这个人仿佛已经在握刀的这一瞬间化成了一座石像。

他的精、他的神、他的气、他的力、他的灵、他的魂仿佛都已在这一瞬间完全投入他握住的这柄薄刀里。

狄青麟凝视着薄刀，过了很久才开口，说的却是一件和这柄刀完全无关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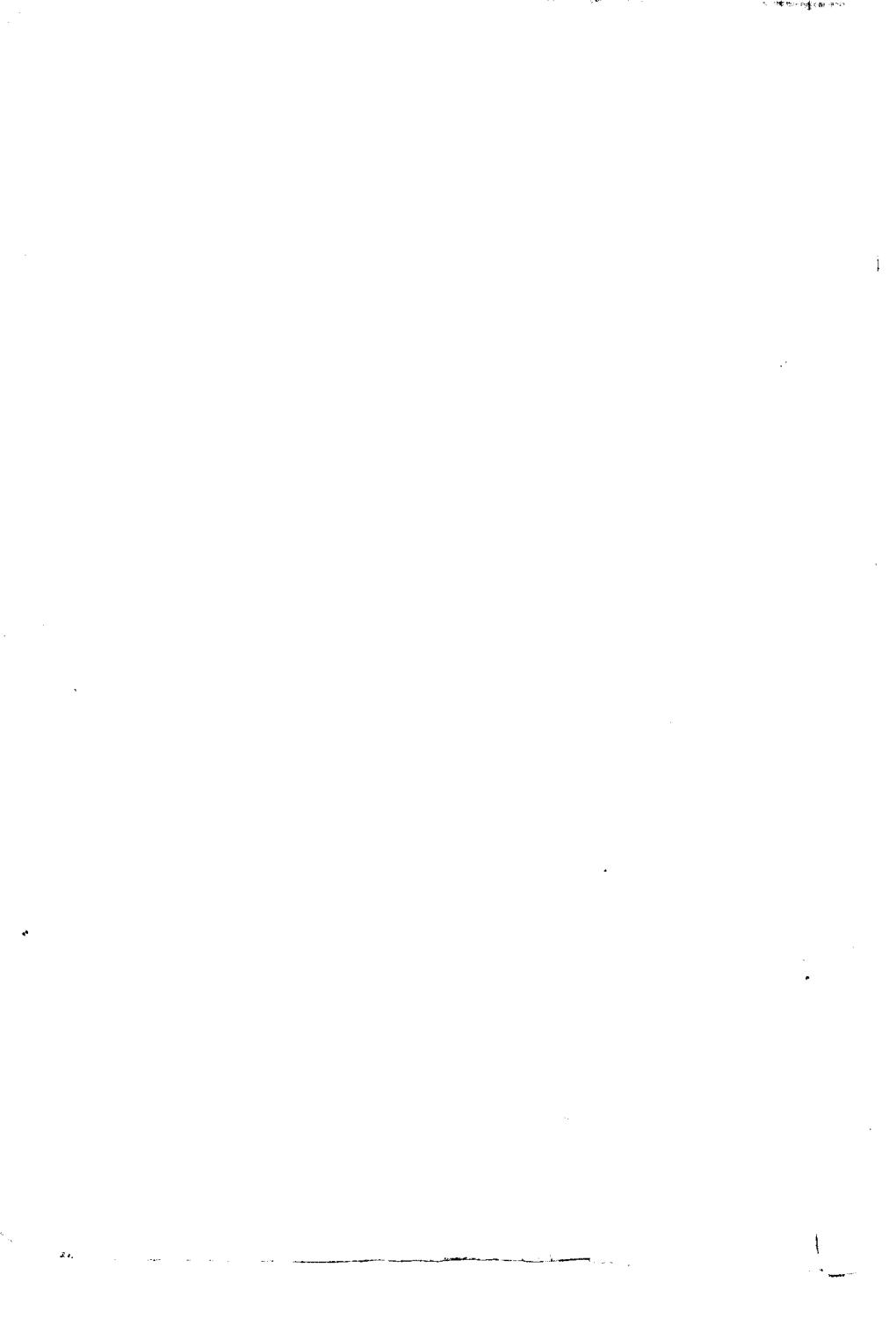
“你一定很久很久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了，因为你脸上有饥色。”

持针官差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一句话。

“名家铸造的利器也和人一样。”狄青麟的眼睛亮如刀锋，“不但有相，而且有色，久久不饮人血，就会有饥色。”

狄青麟的目光从刀上移向遥远的地方，他的眼神里忽然闪出一抹仇恨。

“杨铮，这七年来你活得可愉快？”



第一部 狂 花



雨中论酒

—

藏花的心情愉快极了，可是天气却坏透了。

这场雨已下了两天，看样子三天之内是停不了的。

虽然秋雨扰人，藏花只要一想到早上“铁手无情”杜天杜大爷输的时候那种表情，她就愉快得想翻筋斗。

“铁手无情”这个外号，并不一定代表是神捕或是英雄侠士。

也不是说杜天这个人是个翻脸无情，手下从不留活口的江湖大盗。

“铁手无情”是形容杜天的小气。

杜天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先的名字是杜一大。

可是他认为杜一大无论念起来，或是写起来都太浪费了，两个字总比三个字省一个字。

况且一大只是一面大而已，他希望大得跟天一样，于是他的名字就由杜一大变为杜天。

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大半以上的商店和土地都是杜天的，可是任何人体想从他的手中拿走一文钱，或是任何一样东西。

任何赚钱的行业，他都要插手，只要一插手，那些同行的最好赶快关门大吉。

否则不但赚不了钱，最后连血本都无归了。

这种人你想要向他借一文钱都难如登天，更何况是三十坛陈年女儿红。

藏花就赢了他三十坛女儿红。

清晨的空气最清新最怡人，清晨也是大地万物将醒未醒时最宁静的一刻。

杜天喜欢清晨，他认为清晨是人脑袋最清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处理事情和判断，是最正确的。

所以他都是在清晨时，由家里出发到各商店去查询和处理事情。

秋雨虽然下了两天，杜天却仍然没有间断他清晨例行的工作。

今天清晨他出家门时，却看见一件怪事。一件他认为很滑稽的怪事。

他看见一个女人在雨中想爬上他家门前分种路两旁的三十棵大树的其中一棵。

大树本来就很难爬上去，更何况在雨中，那女人却一心一意地想爬上去。

树干很滑，再加上女人先天体力就不足，所以那女人每次只爬到树一半时，就摔下来。

可是那女人似乎不灰心，每次摔下来都马上站起，再爬、再摔、再爬。

看她爬树的样子实在很滑稽，杜天忍不住笑了。

“我这三十棵树并没有什么珍异果，树上也没有长出黄金，你急得想爬上去，是为了什么？”

女人回头瞪了他一眼。

“第一，我并不急得想爬上去。第二，我也不想摘树上的